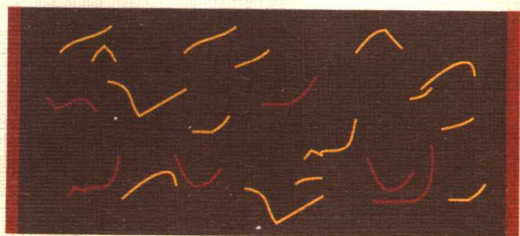


左 泥 著

地摊集



zuonizhu

犹 豫 踟 蹰 一 番 以 后 ，
于 是 又 将 包 裹 打 开 ，
在 里 面 挑 挑 拣 拣 ， 筛
筛 选 选 ， 将 一 些 似 乎
还 没 有 完 全 朽 烂 的 东 西
再 捡 了 起 来 ， 成 了 这
本 集 子 。 堂 皇 一 点 说 ，
也 算 是 “ 自 选 集 ” 。

Di Tan Ji

 上海文艺出版社

D I T A N J I

左 泥 著

地摊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D I T A N J I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地摊集/左泥著. -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9

ISBN 7-5321-1935-1

I.地… II.左… III.①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06197 号

责任编辑:余震琪

徐 舫

封面设计:王志伟

地 摊 集

左 泥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邮件:csl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lcm.com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2.625 插页 2 字数 210,000

1999年8月第1版 1999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21-1935-1/I·1565 定价:17.50元

自序

我在《中国作家 3000 言》一书中自我介绍说过，“中国作家这个光芒四射的群体，堪比上海南京路，本人在那些高大巍峨的商厦中间，是个既无资本又无门面的摆地摊的……”如今，当自己的人生也行将“收摊打烊”的时候，将那些摊在地上展示于人的东西，包裹起来想扔到垃圾桶里算了。可是真要将自己为之呕心沥血过的东西一扔了之，却又恋恋不舍起来，心头甚至起了一阵《秦琼卖马》唱到“摆一摆手儿牵了去罢”时的悲凉。犹豫踟蹰一番以后，于是又将包裹打开，在里面挑挑拣拣，筛筛选选，将一些似乎还没有完全朽烂的东西捡了起来，成了这本集子。堂皇一点说，也算是“自选集”；但既是地摊上的货色，将它命名为《地摊集》，更名正言顺，符合实际。我想，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面貌大变，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以中国地域之广，人口之众，即使再过若

千年,总还是会有一些腰包鼓不起来的人,有一些嘴里“现代”、“后现代”不起来的人的,如果我这地摊上的东西,有些还可供他们补衣服、钉鞋掌,甚至扫地、揩桌子派上用场,便是我的最大幸福了。这也是我所以不揣浅陋拿出来出版的原因了。

像我这样半途出家、票友下海走上靠笔杆吃饭这条路的人,起初往往是对旧社会现实不满,出于小资产阶级的正义感而信笔涂鸦的;解放以后,许多岁月里却缚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为政治运动服务的车轮上运作,那些本来就没有什么艺术性可言的作品,今天看来,其思想观点的谬误、背时,更是可想而知的了。所以我在挑拣筛选时,定了这样的原则:凡是“穿心烂的苹果”,干脆扔进垃圾桶去;如果只是有点烂疤,那便将烂疤挖掉留下。当然,作品是个整体,有些烂疤是不好挖的,那就权衡是否符合正常的实感真情而定取舍。即使如此,从解放到“文革”结束的近三十年间,留在这里面的,也就只有可怜的几篇了。其中“穿心烂的苹果”还留了一只,这就是散文《从苗圃到森林》。这篇东西,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高潮中应一家刊物之约而写的,其中的那些数字和形容,来源基本上是“三三制”:三分是真的,三分是提供材料的干部浮夸加码,还有三分,便是作者“梦笔生花”的艺术加工了。所以将

这篇留着，绝不是因为它有什么艺术性可取，而是它反映当时的浮夸说谎之风有一定的代表性。不然的话，这集子里只见思想观点并不很谬误背时的东西，以为几十年来，作者在这种那种运动中，在“文化大革命”中好像并没有违心媚俗，大脑小脑始终装在自己的脑壳里，一贯独立思考，一贯实事求是。那不仅是欺人，而且自欺了。有一些写同一人物或同一事件的作品，竟收入两篇，这是因为我觉得其人其事太重要、太需要反复地说了，而他们却没有得到应有的理解和评价，甚至还在被误解歪曲，所以不揣人微言轻之冒昧，还是要借地摊一角顽强表现一下。作为“附录”收进的几篇，写于一九四六一—一九四八年间，那是雏鸟出窠时的几声啼叫，幼稚自不待言。近年来许多“老照片”、“老街坊”什么的“老”东西很受欢迎，说明怀旧忆故是人的一种共性。但我附录这几篇东西“长歌怀旧游”，还有另一特殊原因，那就是这些东西，现在看看，再用“文化大革命”的尺子量一量，白纸黑字上写着“国军”、“戡乱”、“……”等等，竟然没有将作者定为反革命，足见“皇恩浩荡，政策宽大”，而执行的工宣队、军宣队也“通情达理”，使我三生有幸了。

因为是地摊上的东西，其陈列分类也就不那么规范，并且在创作和发表的时间上，来了个“厚今薄古”，

前后颠倒过来陈列。概主妇上菜场，固然会光顾咸鱼干菜之类的摊头，而最令她们瞩目的，总还是那些新上市的蔬菜瓜果、鲜鱼活虾吧。喜欢新鲜，大概也是人所共有的天性。小说《观音桥》，构思时命题和主人公的名字均为“八斤老太”，借以与鲁迅《风波》中的九斤老太作对比，由于一些主客观的原因，最终将题目改为《观音桥》，主人公改为金寿老太了。现在改了过来，在题目后面作了“注”。不过“注”中所说的那种微妙心理，恐怕只有过来人能够意会，今天的青年、中年人都是难以理解的了。

目 录

自序 1

第一辑 小说、故事新编

金玉奴..... 3

卞和三献 61

“模范家庭”的“反常事件” ... 74

治水 85

八斤老太 97

富生..... 120

山村..... 143

第二辑 散文、随笔及其他

千校二记..... 157

上海忆,最忆当年虹桥路 ... 164

熊牛吟

——说名道姓叹荒唐 …… 173

三十六

——数字意识流 …… 182

浪漫芭堤雅 …… 187

他们的华文情结

——访新偶感 …… 193

秋江雨 …… 200

黑泡观鱼 …… 207

马坟桃花 …… 211

春蚕 …… 215

燕子云 …… 222

沙滩 …… 227

小镇朝市 …… 230

猴困记 …… 234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 …… 240

百鸟争鸣的联想 …… 244

梧桐及其他 …… 247

寓言一组 …… 250

从苗圃到森林 …… 261

第三辑 纪实、怀人及其他

鲜花重放二十春

——《重放的鲜花》编辑	
杂忆·····	273
从“和氏璧”说到《重放的鲜花》	
·····	289
皇皇巨著编纂情	
——《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四辑	
(1949—1976)编纂	
纪事·····	293
《中国新文学大系》编纂史话	
——悼念赵家璧先生·····	316
忆魏金枝先生·····	322
当代文坛的一道亮丽风景	
——戴厚英的人品和文品·····	335
戴厚英啊,戴厚英!·····	354
“听蛙馆”读画记·····	358
郭老三笑·····	362
沈福来走了·····	365
历史不会忘记他们·····	369
由阮玲玉想到英茵·····	373
石挥和他的两篇杂文·····	376
附 录	
彷徨“人老了”歌·····	3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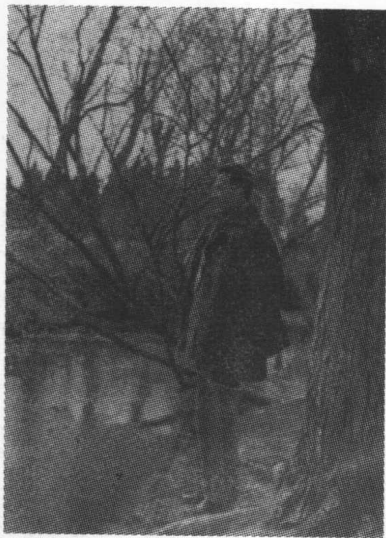
病中日记…………… 381

两泰采风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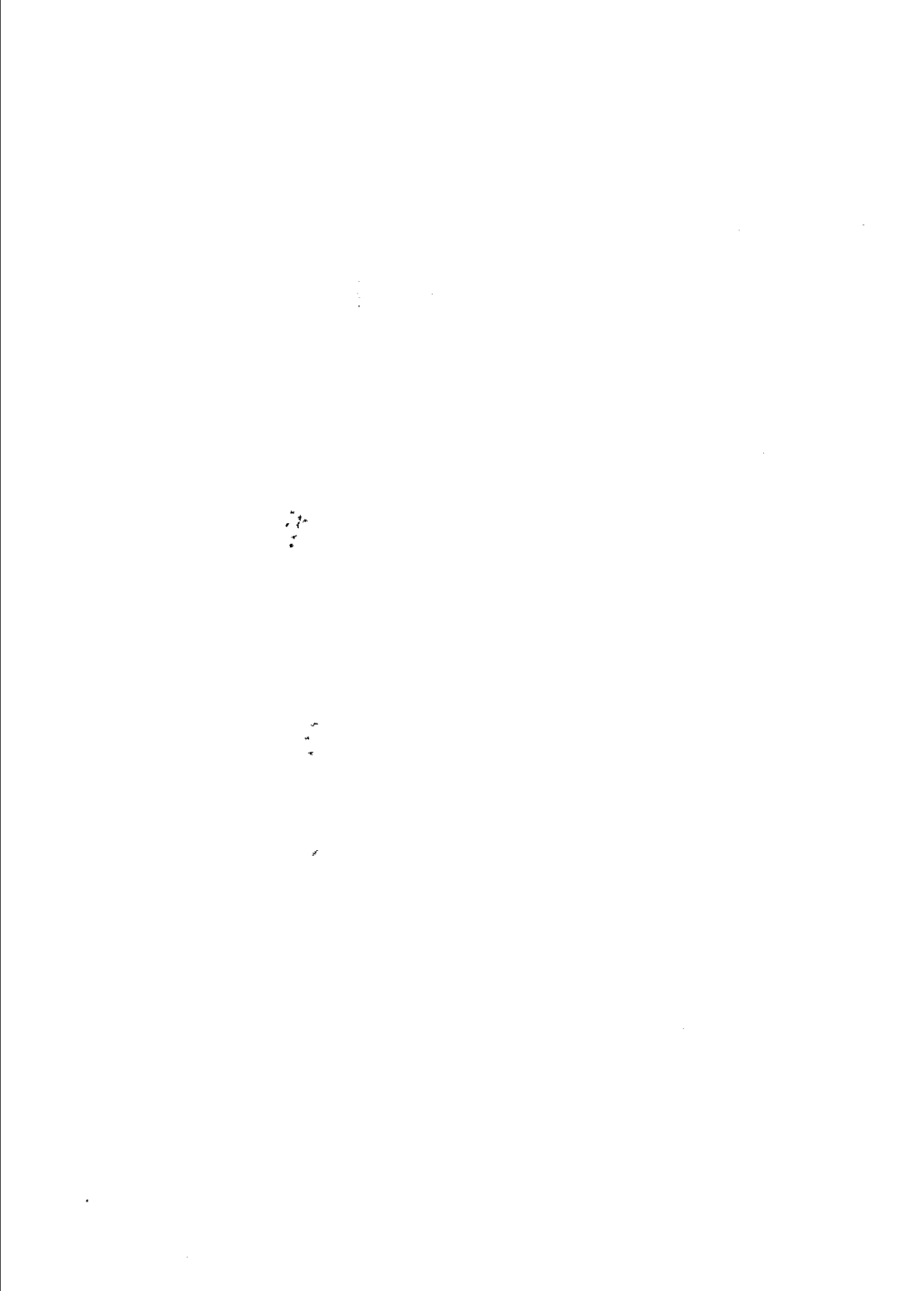
——落一叶知天下秋 …… 388

第一辑

小说、故事新编



青年时期的作者



金 玉 奴

—

临安府庆春门外，太平桥堍，有一条长长的巷子，名仁美巷。仁美巷从南到北，住十几户殷实人家。这天午前，两个轿夫抬着一顶青幔小轿从城内出来，到了仁美巷口，就听得两个女孩在里面争嘴：“停在我家门口！”“停在我家门口！”“……”

小轿终于在就近的郑家门前停下，两个小姑娘笑闹闹出了轿门，郑家的小姑娘便往自家门里奔，一边回过头来大声关照另一位：“玉奴，明天来叫我！”

“我来叫你，你等着！”名叫玉奴的小姑娘对着她说了一声，转身正要往前面自家门口去，郑家门里出来一

个奶妈，喊住了她：

“金家姑娘，从明儿起，你别再到我们家来喊兰子，我们家奶奶说了，不让兰子跟你到那些地方去。”她说的“那些地方”，是艺人演剧唱曲的勾栏。玉奴带郑兰去的地方。

“为什么？”玉奴站住脚。

“我问你，你有没有跟我家兰子说，《马前泼水》里朱买臣的妻子没志气，休了就不该再回去求他，是吗？”

“说了，怎么啦？”玉奴觉得她问得奇怪。

“你还给我家兰子说，《白蛇传》里法海和尚太可恶，是不是？”

“是的，我都说了。怎么啦？”

“怎么啦，怎么啦，才十几岁的小娘，没家教的，不知羞！”

“你放屁！”

“唉唷，小娘开口骂人哩！”奶妈直起嗓子。

“就准你骂不准我骂？我还骂哩：你放屁！”

钱妈听到玉奴在隔壁嚷嚷，忙过来叫她回去。她偏站着不走。郑家门里也出来一个佣人，叫奶妈回去。奶妈转身进门时大吼了一声：“从今以后不准你到我们家来！唱莲花落的。”

相传郑元和落难时唱曲求乞，唱的曲子是莲花落，“唱莲花落的”就是丐帮的代名词。玉奴阿爹金老大金

松，是临江城丐帮的团头。

玉奴两颊由红转白，嘟着嘴，两个酒窝子也不见了。她瞪着郑家奶妈的背狠骂了一声：“你放屁放屁！狗仗人势！”才跟着钱妈回家。

玉奴进了门，阿爹正走出来。金松见女儿气呼呼的样子，笑着问道：“怎么啦？脸上落了霜，嘟嘴吹喇叭啦。”

玉奴不答理他，反问：“你又上哪去？”阿爹也不叫。

“六叔来邀我，有点事儿。你去嘛？跟爹上轿。”金松出门，玉奴常缠着要一起去，后来就弄成惯例了。今天看女儿不开心的神情，自己立时三刻就要上轿，不能在家和她逗乐，所以主动叫她一起去。后面的六叔听金团头这一说，马上过来拉玉奴：“走走，上六叔的轿，让阿爹坐宽点。”又对金松说：“团头老大，你上轿吧。”

“团头老大”是丐帮对首领的尊称。临江城只有金松一人能享受这个称呼。玉奴一听“团头”更加来气，刚才郑家奶妈那么对待她，还骂她“唱莲花落的”，不就是因为他家是团头吗。她一摔手：“我不去！”

金松“哼”了一声，说“怎么可对六叔这样！”一边招呼老六：“今天别带她去了，老六，我们上轿。”

老六应声“是是”，转身又对玉奴说，今天去的这地方在凤山门外，远着哩，也是别跟去的好。金松又关照钱妈，等回何教授来，让姑娘好好听讲。吃了晚饭，服

侍她早点上床睡觉。别等他，他回来恐怕要打二更了。

这一脸风尘、人高马大的团头金老大，在外面排解什么事，大刀阔斧，毫不拖泥带水。可在家里对待这掌上明珠，却是细针密缕啰啰嗦嗦，很有点婆婆妈妈腔。这也难怪，几年前的一场瘟疫，使他这个年近花甲的老人，丧妻夭子，一家就剩了他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从那以后，他的人生希望，就全寄托在女儿的身上。女儿长得如花似玉，聪明灵巧。他望将来给她选个好的夫婿。

玉奴吃了饭，气还未消尽，拿起了插在筒里的箫想吹，何教授提醒她做功课，摊开书要给她讲。她不听讲书，却要教授评论《马前泼水》里朱买臣和他妻子的善恶是非；一会儿又说《白蛇传》里的许仙太无用，骂法海和尚太坏，该死，还从房里拿出了阿爹买给她玩的一只木鱼，在石板上摔开了花，发泄心中与郑家奶妈对骂的怒气。这弄得教授先生连连摇头：“金松对女儿太宠了。”

二

这天金松回到家，已是夜半。

团头金老大是被凤山门牛皮街上一个皮商邀去的。这皮商随宋室南渡，从汴京来到临安，现在牛皮街上算得是皮商中的首富了。他为儿子完婚，吃了两天